

长 篇 历 史 小 说

父子宰相

下

陈所巨 白梦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父子
相

(下卷)

FUZI ZAI XIANG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子宰相/陈所巨,白梦著.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1

ISBN 7-5396-2371-3

I.父... II.①陈...②白... III.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8398号

父子宰相(上、下)

陈所巨 白梦 著

责任编辑:林清发 王玉佩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3.25

字 数:600,000

印 数:8000

版 次: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371-3

定 价:3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回	麒麟送子异香满室	拈周试碎琢璞成玉(1)
第 二 回	平三藩康熙定国策	观古今学士论忠奸(21)
第 三 回	五华山三桂反清廷	懋勤殿康熙讨逆贼(37)
第 四 回	除夕夜张英试幼子	元旦日康熙宴群臣(58)
第 五 回	齐天坛两儒论选才	三清殿寒士献奇画(81)
第 六 回	会群臣康熙究异香	悦圣心宜妃植茉莉(98)
第 七 回	救张英飭斥贵池县	思林泉喜置五亩园(119)
第 八 回	游龙眠张英会后学	设公仓名世草揭引(135)
第 九 回	严父严严制严家训	聪训聪聪教聪子孙(155)
第 十 回	献孝经君臣再相逢	选拔贡名世初进京(176)
第 十 一 回	祈吕祠戴名世惊梦	筑砚斋张廷玉大婚(196)
第 十 二 回	入南闱廷玉喜中举	征绝漠父子双扈从(218)
第 十 三 回	悲亦悲珊儿苦离恨	乐复乐敦复蒙隆恩(237)
第 十 四 回	金榜题名衡臣通籍	洞房花烛廷玉再婚(253)

第十五回	起诉讼相争三寸土	奉礼让却成六尽巷(272)
第十六回	畅春园皇帝赐御宴	阳和里宰相归故乡(293)
第十七回	沙溪镇衡臣会灵臬	江宁道圃翁救鹏年(314)
第十八回	双溪接驾白鸟忘机	龙眠归永青山不老(336)
第十九回	痛丧考妣孝子悲戚	举赈西郊兄弟同心(363)
第二十回	戴名世落第再登第	方灵臬丧妻复娶妻(383)
第二十一回	南山案发戴生遭斩	皇权衡变方氏削籍(401)
第二十二回	入书房灵臬蒙圣眷	转刑部衡臣平盗案(423)
第二十三回	飭吏治书生智伏虎	庆万寿将军喜还都(443)
第二十四回	围木兰弘历乍惊熊	继大统雍正苦劳心(467)
第二十五回	月黑风高夜惊回禄	天蓝水碧恩感澄怀(487)
第二十六回	封丘城士子闹学政	全南山尚书探棚民(503)
第二十七回	厉兵马初设军机处	理万机总领南书房(530)
第二十八回	桐城派二祖论古文	耿侍郎逆上招灾祸(550)
第二十九回	外不避仇力荐能吏	内举避亲固辞探花(565)
第三十回	赐如意良弼臣还乡	奉圣旨投子寺迁址(582)
第三十一回	圣眷隆遗诏获配享	臣心忠新帝再施恩(599)
第三十二回	良弼桥乡众论良弼	吕亭驿路旅待雨停(617)
第三十三回	蠢家人对垒黄河道	贤宰相海语澄怀园(631)
第三十四回	痛麟儿白发悲黑发	承帝宠若澄代若霭(650)
第三十五回	论进退廷玉触天颜	施皇威老臣蒙厄运(671)
第三十六回	将错就错天子暗访	抚今追昔良相全身(691)
后 记		(716)

第十九回

痛喪考妣孝子悲戚

舉賑西郊兄弟同心



张廷玉连日车马劳顿，又兼大病之后，身体尪羸，来到家中，本为奔母丧，谁知却见了堂上两副灵牌。一时急痛攻心，栽倒在地。

众人七手八脚，又是掐人中，又是敷冷水，好不容易救得醒转。要扶他坐起，那廷玉如何肯依；要跪在地上，又如何支撑得住？只好匍匐着，好一阵痛哭。

你道那另一个灵位奠的是谁？却原来正是那致仕大学士！五



亩园主人、廷玉的父亲张英张大人。难怪那五亩园外，墙上挂满挽联挽诗。廷玉回家走的是东门，若走西门，他还将看到，那六尺巷里，靠张家的一侧墙上已被挽联挽诗覆盖得雪白一片。廷玉初时见了那么多的挽联挽幛，心下奇怪母亲之逝怎闹出如此动静？现下才知那些挽联挽诗大半是送给父亲的。

廷玉遭逢母丧，不能侍疾床前，已是痛心疾首。只想着回到家中，还有父亲主持诸事，自己也好利用这一年制假好好侍奉父亲，以免老人家古稀之年，连遭丧妻之痛。如何说是连遭丧妻之痛？原来去年八月，张英侧室夫人，廷璫的生母刘氏也已过世。没想到父亲竟也驾鹤西归，这其中缘故他一点不知，心中没有丝毫准备。痛定思痛，号啕一番过后，眼前已是连连发黑，支撑不住，这才由着廷璐将自己搀起。不待廷玉发问，廷璐便将父亲去世的前前后后备述端详。

自去年从扬州回桐城后，张英的身体就不似以前壮健。八月侧室刘氏患滞下之症，红白痢下，发病甚急，家人多有感染，姚夫人亲自视疾床前，竟也染疾。幸得吴友季大胆以芒硝克制，姚夫人及众家人得以病愈，而刘氏终告不治。

张英亲理刘氏丧事，将灵柩送回官山刘氏祖坟厝放，又请地师勘得吕郎坂一块坟地，嘱廷璫三年后将母亲归葬于此。他毕竟是七旬之人，几年来，连丧廷瓚、廷璫二子，已是伤情不已，刘氏年岁尚不过半百，难免让张英有白头人送黑头人之叹。幸得老妻姚夫人尚陪伴左右，处处宽解。

可是姚夫人自染病疾后，那滞下之症并未真的治愈，而是由猛症转成了缓疾，稍重油荤便感轻微腹痛下泻。姚夫人怕家人着急，初时瞒着，只是人渐渐消瘦，竟至不支。六月里腹痛转剧，也死于泻疾。

姚夫人与张英结缡五十余年，当真是伉俪情深，夫唱妇随。这一番打击直令张英手足无措，几近痴傻。廷璐等人驰书京里，盼着



廷玉早日归来，谁知又传来廷玉病重的消息。这里张英便时时头晕心悸，精神倦怠，日日念叨着玉儿怎还不归来。众人既不敢告诉他廷玉染病的消息，也不敢在信中告诉廷玉父亲病况，总是怕两个病中之人，闻讯雪上加霜。

重阳之日，张英犹记得是廷玉生日，命家人给姚夫人上供，说是“儿生日，母难日”。当夜忽也患上了泻疾，几至晕厥。吴友季急命煎人参、炙甘草、炮姜、当归、白芍、陈皮服下。张英自奉俭素，向不食参，这一番人参提气，竟救转过来。幸得府中藏有不少上好人参，都是康熙几次南巡赐的。以后几日便全靠参汤维持。然而张英自知命在旦夕，恐等不得廷玉了，便将廷璐、廷瑑、廷璿召来床前，嘱咐后事，言是归葬事宜去年已告知廷玉，自己虽已致仕，仍是朝中大臣，一切得按一定规制办，由廷玉操持，尽可放心。他三人在父亲身边，日夕教训，自不必再留遗言。却有一只包袱要转交廷玉。

如此又延了几日，到得十七日终于溘然而逝。其时廷玉尚在半途。

廷玉听罢廷璐之言，想想父母双逝，作为人子却不能侍药床前，终是不孝之至。廷玉忍不住自责。待到廷璐拿来父亲留下的包袱，打开来，里面却是一只红木小匣，像煞一函古籍。抽出匣盖，上面一纸写着：“玉儿，好藏之，他日载之集中，亦著述中一种也。”原来匣中所藏乃是历年来廷玉寄回的家书。父亲全用蝇头小楷重新誊过，按日期编订成册，封面上用大楷书着“玉儿家书”，一共有十二册之多。看着父亲熟悉的字迹，想着年老的父亲将对自己的思念一笔一画地书写出来，将自己的寻常日志和旅途见闻都当做宝贝珍藏。廷玉不觉又是一番大恸。

然而逝者长已矣。接下来，张廷玉强打精神，撑着支离病体办理丧事。他现在有五亩园中的顶梁柱了，诸事都要仰仗他。首先是遣人进京报丧，张英是一品大员，其丧葬事宜当得报知朝廷，按例



由礼部定制。

朝中此时也已乱套。九月初四日，康熙在塞外行营召集随行诸王大臣，宣布废斥皇太子胤礽。

众人震惊之下，不知太子犯下了如何大错。以往康熙几番出巡，留太子在京执政，群臣多有异议，康熙都极力包容太子，将一切罪过推到索额图身上。

索额图是太子嫡亲舅舅，尚在太子年幼时，索、明二人争权揽政，党附索额图之人就被称为太子党，及至后来两败俱伤，索额图被罢相，太子党偃旗息鼓。明眼人都知道那是康熙手段高明，于不经意间解决了皇权危机。四十二年四月，索额图再遭严遣，并交宗人府圈禁。那时谣言沸沸扬扬，都说东宫有异举，索额图被禁后，太子恐怕也要遭殃。谁知太子居然无事，康熙对他依然信任有加。

去年索额图死于禁所，人们都道太子去此羽翼，从此将会安分得多。这次出行塞外，年岁稍大的皇子们全都随行，太子也随侍在父亲左右。

七月，张廷玉病愈返京后，康熙继续巡幸蒙古诸部落。八月返回途中，驻蹕热河行宫。这座行宫自康熙四十二年开始营建，至四十七年已经基本建成，康熙年年巡幸塞外，都要在此驻蹕行围。行宫内屋舍众多，景点密布。诸皇子都有自己的馆舍，皇帝的宫所及议政之地更是建得富丽堂皇，不亚于北京紫禁城内的皇宫。

九月初四，就在热河行宫，康熙忽然对诸王大臣宣谕：

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淫乱，朕包容二十年矣！及其恶愈张，僇辱廷臣，专擅威福，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莫不为胤礽忧。胤礽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朕加以责让，忿然发怒，每夜逼近布城，裂缝窥视。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朕知而诛之。今胤礽为复仇，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不仁不



孝，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

康熙说至此，激愤不已，心痛大作，泪流满面。

接下来，皇帝下旨，立刻诛杀索额图之子及太子身边侍从数人，并将胤初交皇长子胤提监禁。

这一次，对康熙的打击太大。接连数日，康熙夜夜惊梦，心痛之疾时时发作。直待十七日，方起驾回宫。二十四日，康熙诏告天下，正式废黜太子。

十月初，张廷玉在桐城获悉太子被废，震惊异常。虽然朝中诸臣对太子多有微词，但都只是希望皇上对他加以约束，使他懂得为君之道，谁也没想到太子会被废。东宫之事，关乎社稷，难道朝中竟要发生“地震”？此时皇上必五心烦躁，父亲的丧报得实在不是时候。然而，报丧之人已在途中，要想追回也不可能了。静待回音吧。

十一月，家人从京师返回，康熙身边一位四品侍卫随来，宣圣旨一道、御制挽诗一首。张廷玉当即摆下香案，跪拜接旨，圣旨写道：“张英久侍讲帷，简任机密，老成勤慎，始终不渝。予告后，朕念其衰年，屡有谕旨，令勉加调摄，忽闻病逝，深切軫悼。应得恤典著察例具奏。”礼部遵旨定下祭葬礼仪，又与九卿会议。因张英一生文章华彩，为人端方，议定谥号“文端”。康熙览奏，犹觉不尽如人意，特旨恩赐加祭一次，并御笔亲书挽诗一首：“文章末齿秉丝纶，旧德凝承近紫宸。瀚海天山同正略，江干河道与尝新。表贤未及身先歿，颐养空谈梦后湮。挥泪长吁叹佐斗，从来伤痛肃雍臣。”

廷玉读着挽诗，泪如雨下。圣上之诗字字句句记载着他与父亲君臣之间三十多年的相处旧事，也不啻是对父亲一生从政为人的盖棺定论。首句“文章末齿秉丝纶”，无疑是说父亲执掌典诰，一生文章都是在宣扬皇上的丝纶之音。“旧德凝承近紫宸”，则是说



父亲一直作为天子近臣，他的品德堪得待在皇上身边。“瀚海天山同正略”，是指圣上三次亲征噶尔丹，父亲一直扈从身边，参与帷幄，后又总裁编纂《平定朔漠方略》。“江干河道与尝新”，圣上每次南巡阅河，父亲总在身边，即使后来休致在家，也是次次迎驾，更兼圣上还亲临双溪，与父亲盘桓江干河道，共尝各地进贡的时鲜。“表贤未及身先歿，颐养空谈梦后湮”，父亲致仕后，每与圣上相见，总是殷殷相问，着令颐养身体，并赐人参丸药等。“挥泪长吁叹佐斗，从来伤痛肃雍臣”，可见圣上闻听父亲凶讯，是如何地挥泪长叹，父亲曾在书房中张挂座右铭“惟肃乃雍”，皇上犹记此事，称父亲为“恭肃雍和之臣”。

除了圣旨挽诗，皇上还另有一手札给廷玉，主要是询问他的病状，嘱他节哀顺变，加意调摄身体，以免自己悬心。又赐金鸡纳霜一包。然而令皇上没有想到的是，廷玉的身体最终不是金鸡纳霜治好的，而是吴友季用常山、青蒿、茵陈等药煎汤长期服用才得以断根。

廷玉新丧父母，心里正如没娘的孩子一样彷徨无计，读着圣谕，只感觉到父亲般的温暖。

去京的家人还带回一个喜讯：吴夫人于十月初四生下一子。这真是悲中有喜，否中有泰。张廷玉欣喜之余，立即将圣旨、挽诗以及自己得子的喜讯一一在父母灵前禀告。他心中坚信，是父母双亲冥冥中给他送来了这个儿子。

为了表达自己对这个儿子的喜爱，他为孩子取名“若霭”。张家这辈子孙为“若”字辈，廷璘长子若霭由张英亲自起名，此后众人取名皆带“雨”字头。廷玉为其子取名若霭，“霭”“玉”同音，可见他是如何地重视这个儿子。

文端公灵柩在五亩园里祭祀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廷玉兄弟将其移往龙眠山厝放，又在双溪草堂中重新设灵。自此，廷玉兄弟经



常往来县城与龙眠之间。

转眼已到十一月底。冬至前后，廷玉兄弟又往双溪草堂中设祭。在龙眠住了数日，才回城里。却见北拱门外聚集着许多衣衫褴褛的灾民，在凛冽寒风中直冻得瑟瑟发抖。一打听，原来今秋长江水倒灌，县东陈家洲一带秋粮全部被水，颗粒无收。如今水灾过去数月，乡镇公仓储粮已经罄尽，部分赤贫户已经断炊，不得已，只能进县城觅食。而年关将近，县里见大批灾民拥来，只得紧闭城门，以免生乱。

廷玉来到城下，亮出身份牌子，守城士兵见是本城居民，便放将进来。廷玉且不回五亩园，径直来到县衙。

县令白璫正急得抓耳挠腮。县城四门皆被灾民围堵，这大过年的，却如何是好？

门上报到张廷玉来访。白县令的心里倒“咯噔”了一下，连忙叫请进后堂。

这白璫是康熙四十年来桐城的，前任钱县令升任后，他便来此地做官，因吏部考功中平，得以连任。寻常他与五亩园中的致仕张大学士张英倒是过从甚密，凡遇县中烦难大事，必往张英处请教。张英又是乐善好施惯了的，每有赈济恤典等事，必慷慨解囊。有老相国带头，桐城的耆宿士绅们当然一呼百诺。如此一来，白县令当政也就游刃有余，再加上去年四月曾有护驾之功，心想这一任考功当得个绩优，升迁有望了。谁知偏偏今秋县东被水，他倒是将灾情紧急上报，然而朝廷赈粮至今未到，陈家洲难民却已云集县城。若闹出个民变，却如何是好。

正没计较处，张廷玉来访。他想张廷玉是朝中四品大员，又是康熙身边近臣，刚刚从京城回来，若能让他帮着催催朝中赈粮，或可有用。再者他是文端公之子，昔日张英怜贫惜苦，急公好义，不知这张廷玉可有乃父遗风。若有他牵头帮帮自己，这眼前难关怕也渡得过去。



他却不知，廷玉正是找他来商议此事的。

片刻间，廷玉来到后堂。两人见礼罢，分宾主坐下，献上茶来。廷玉不待白县令启言，单刀直入，开口就问：“白大人，城北门外来了大批灾民，此情你可知晓？”

“好教张大人知道，岂止是北门，县城四门都被灾民围住了。”

“然则白大人将作何计较？”

“灾情已经上报，然朝廷赈粮未到。下官正为此焦灼哩。”

“严冬季节，难民留宿郊外，不胜其寒。况年关将近，如此流离失所，终也不是办法。本官倒有些想法，说出来请贵县参详。”

“张大人请讲，下官洗耳恭听。”

“本官回去立即修书朝廷，想来赈粮不致落空，然则远水不解近渴。请贵县紧急调集全县各乡镇公仓囤粮，不足之数可暂向粮商及城内大户挪借，县府中再拿出帑币，先将难民遣回陈家洲，按户发放钱粮，度过春荒。俟朝廷赈粮一到，再返还所借粮款。明年五谷未熟之前，必将还有一个春荒，本官将力尽所能，集民间之力设厂赈济，务使灾民不致饿殍荒野。”

廷玉此时已在皇上身边历练有年，事事条分缕析，决断有度。经他一说，白县令顿觉思路清晰，连连拱手致谢：“有张大人鼎力支持，本县还有什么顾虑。下官这就公告灾民，统统返乡，不日就派员到陈家洲，按户发放钱粮。只是朝廷赈粮之事，还请张大人多多费心。”

“白大人且请放心。赈灾济困，乃朝臣应尽责任。本官焉能坐视乡民于水火而不顾。”

白县令得了廷玉保证，放下心来。当即让师爷写出公榜，四门张贴，言明县府赈灾办法。时近腊月，天寒地冻，那些灾民谁愿待在这荒郊野地？一见榜文，纷纷返回乡里。

隔一日，县衙赈灾人员果然如期而至，按户造册发放粮款。灾民们这才稍稍安心，这个冬天总算可以勉强度过了。



腊月中，朝廷賑災公文終於來到。這一年，朝廷共免山東、福建、湖廣、安徽等省六十州縣災賦徭差。白縣令接此公文，方才真的放下心来。

這年的春節，五畝園里一片縹緲，並無一丝歡樂氣氛。年夜飯在大屋正廳中擺下整整十桌，家中老小包括下人們齊集于此，却因主席空着老太爺和太夫人兩個席位，眾人心中均感悲戚。

按桐城鄉風，初一不出門，初二拜新靈，初三拜母舅，初四拜丈人……如此一路拜下去，直拜到正月十五鬧元宵，這年才算過完。

所謂初二拜新靈，乃是凡家中有人去年過世，新靈尚在家中，親戚朋友將在新年正月初二這一日來死者家中祭悼。在靈位前磕頭跪拜，並看望死者親人，以示慰問。

張家親族眾多，文端公生前又有許多至交好友，這一日來五畝園中祭拜者從辰時起直至午時，一直川流不息。城里近郊一般朋友，自是在靈前上炷香、磕個頭，然後喝杯茶，坐一坐，說些寬慰的話，即行告辭。但那遠路來的親族以及世交好友，自是要留下來喝杯水酒的，此是表示死者後輩對前來祭拜者的答謝。

中午，就在答謝宴席上，張廷玉將他與廷璐、廷璩兄弟計議多時的春季賑災辦法和盤托出，那就是仿效當年前輩姚文鰲設廠施粥。

姚文鰲是廷玉的娘家母舅，瑞隱堂主人。他在康熙十年和十八年，兩番設廠施粥，賑濟災民之事，在桐城可謂家喻戶曉，載諸史冊。康熙二十三年設立義倉，也是他和張英所首倡。如今他也早已作古，但他的兒子粥郎此刻即在座中。

粥郎大名姚士圭，聽廷玉談起他兄弟三人將牽頭在來年春荒時設粥廠之事，想起自己八歲時拿着父親刊刻石印的募米揭到處勸募以及十多歲時帶着廷玉四鄉八鎮發放《乞公建義倉引》的情形，第一個带头表示贊成。其他在座諸人都是桐城大姓，像那羅家嶺的姚士堅、抱暉山莊的吳家、椒園主人孫家、寓居縣城的著名鄉



绅左家、马家等，都纷纷附议。

当下里，便由若需执笔，各人自报认捐。片刻工夫，众人认捐白米已有五百余石，举杯间设厂施粥之事已经定夺。白县令也在座间，看着自己愁煞心头之事顷刻间化为义举美谈，只感动得从座中站起，向众人团团作揖：“多谢诸位士绅急公好义，本县真是感激涕零。”

众人纷纷道：“白大人不必多礼，这本是吾辈应尽之责。”

正如张廷玉所料，正月刚过，陈家洲灾民便陆续来县城乞食。最初是三人五人，在城中沿户乞讨。桐城人好古风，不管贫富，一般是不会拒绝上门的乞者，多多少少总会盛上一碗饭，饭头上还要挟上些菜肴，清贫人家哪怕是腌咸菜也要挟上一筷子，意思是有菜有饭。然而，乞者渐渐多起来，居民们便不胜其荷。桐城县城逼仄，不过东南两条大街，方圆五里，上千户人家。一下子拥来好几百人乞讨，便觉满街都是乞丐。

廷玉便在城西山脚下的太霞宫中设了粥厂。

这太霞宫是个道观，道士只有师徒两人，山房却有上十间。寻常时候这道观是从不关门的，为的就是让城中的乞丐栖身。乞丐们住在山房中，早出晚归，与两个道士相安无事，道士们只吃青菜白饭，伙食清苦。但若逢上刮风下雨，大雪封门时，道士们也会多煮几瓢米，邀乞丐们同食。因了这些缘故，廷玉兄弟在太霞宫设粥厂便有些理所当然了。

廷玉虽在京城做官，但他自幼在桐城住过多年，还曾跟着表兄粥郎走遍了桐城的四乡五镇四十五里，对这些缘故心下清楚，所以去年他便未雨绸缪，定下了设厂施粥的计划。正月里又将募捐之事敲定。此时施赈起来便有条不紊。

廷璐负责督促在太霞宫熬粥施赈之事，廷璩负责统计人数，记录账目。廷璩之子若需已年过二十，乃去年新科举人，颇能代表长房参与族中事务，因他年轻，便令他按粥厂需要，陆续去各家搬运



募米。廷瓏染疾在身，便不令他操劳。

听说县城西郊设了粥厂，那灾民便一日多似一日。到后来，竟日达千人。太霞宫中设了十口大锅，每日从晨时起直至酉时，不歇火地熬粥。灾民们倒也安静，每天每人领粥两次，然后便沿西城墙根坐卧等候。廷玉早让白县令命人沿西城墙搭起了一溜芦席大棚。吴友季此时已经年老，新收了个徒弟叫余霖，这余霖便按师傅吩咐，隔几日便送来大桶的药汤，命众人饮下。新春早寒，众人聚居，最怕惹上瘟疫。吴友季命他用柴胡、茵陈和垂盆草熬汤，汤中加入少许石膏，谓此汤能解毒清热凉血，是预防瘟疫的良方。廷玉又让人每隔十日用石灰水遍洒席棚一次。如此三月下来，近千难民竟只死了一人。

那一日，张廷玉和白县令一起来西郊巡视。走过六尺巷，门上守吏打开西成门，却见当门跪着一位少女，头插草标，正在自卖自身。西成门外聚集的都是灾民，谁有钱买人？都围在边上看热闹。一见张廷玉和白璿，都识得是张老宰相之子、设厂施粥的恩人和县令大人，纷纷退让开来。张廷玉走上前去，蔼声相问，那女子只是垂泪。旁边众人早已代为回答。原来那女子也是陈家洲难民，这几年家中连连遭祸，先是死了母亲，后来又死了弟妹，只剩下父女两人相依为命。去年家中被水，连茅屋也坍塌了，只好来县城乞讨。而父亲也是病体支离，昨夜终于油干灯尽，撒手去了。她一个女子，身无分文，只得卖身葬父。

张廷玉闻言叹息：“此乃孝女啊！”遂命跟随自己的家人小六子速回五亩园，取来一锭十两银子，交给那女子。那女子磕头不止：“多谢恩公，小女子葬过父亲，即来府上，为奴为婢，心甘情愿。”

张廷玉命小六子扶起那女子：“姑娘请起。些些接济，不足挂齿。难得姑娘一片孝心。白大人，您看这女子家在陈家洲，离此尚有一百多里。我意请大人派一可靠之人，送姑娘及其父遗体回家



才是。”

“张大人所虑极是，下官这就命人安排。”

“如此甚好。姑娘，回头我再让人给你送石米来，你自回家去吧。我可不能乘人之危，买你做下人。”

“多谢老爷。可小女子孤身一人，无房无产，也是无处存身的。”姑娘说着，又已泪下。

“你难道就没许下婆家？”

“小女子命苦，所许之人也是少年短命，早先死了。”

“那却如何是好？白大人，要不您给这姑娘想想办法，看看你衙门里可有哪个公人能娶了她才好。要不她一个女孩子，孤苦伶仃的，确实教人放心不下。”

“张大人既不忍这女子为奴为婢，不如就收在房中做个小妾吧。”白县令凑在廷玉耳边悄声道。

“白大人不得瞎讲。廷玉热孝在身，怎能动此妄念！”

“既是如此，张大人放心，一切包在下官身上。必给这女子找一稳妥人家。”

“如此方好，救人需救彻。要不救得了她今日，明日咋办？”

说话间，县衙差人已到，白大人便吩咐如此这般，让人送那女子，并将其父遗体运回陈家洲安葬。

见此事已经办妥，廷玉又向太霞宫走去。那女子惟有跪地磕头，谢恩不已。

粥厂直办到五月中，灾民方才全部散尽。整整三个月零五天，最多一天熬粥用米十石，总共用米八百二十石。除募米五百八十石，其余二百四十石全由廷玉兄弟扫仓以供。

忙完此事，廷玉终于松了一口气。而令他不能够松气的是朝中局势。

白县令经了赈灾之事，已与廷玉颇具交情，每有邸报，必亲自